

# 今生住定

(台灣) 席絹◎著



# 今生注定

(台湾) 席绢◎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4·海口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生住定/席绢著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4.7  
ISBN 7-5442-2911-4

I. 今... II. 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578 号

**JINSHENG ZHUDING**

**今生住定**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| (台湾)席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宋亦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特约编辑 | 张筱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耿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大象设计工作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5350227          |
| 社 址  |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570203     |
| 电子信箱 | nhcbgs@0898.net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0×1230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5.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06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 | 1~20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442-2911-4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1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## 前言

原本说要快乐地回归现代的怀抱的；原本立志要好  
好从儿童节一路放假到端午节的，以彰显我对这两个节  
日的尊敬与重视，但……

啊！我那美好的梦想，如今的幻灭……

儿童节那天交完《当家主母》的稿，才正得意洋  
洋地去信给头儿说：姑娘我完工了，休息去也！接下来  
就要——买东西吃东西、买东西吃东西……虽然没去香  
港，但这个广告词依然可以通用啦！

谁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我无奈地被卷入变化  
的洪流中，一同被冲得头昏脑涨，至今未能清醒。

怎么说呢，这题材是颇有趣啦，虽然在我刚写完  
《当家主母》，还没来得及喝口茶、喘口气的当口，就  
收到出版社十万火急的通知，砸得我头昏眼花之余，我  
还是努力保持着一分清醒来出声应个好。就给它擦下去  
啦！

想想，我真是自讨苦吃呀！

别说才刚从一套三本的古装故事中脱身，并在上一  
本后记里哈哈大笑说要回到现代作威作福，我甚至非常  
相信下一次写古代必然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啦，没晾它

个三年五年的，绝不让任何一个古代人物再跳出来造乱……

结果呀，结果！

唉，想要离开古色古香的古代，只好等到这一本之后了。

我非常肯定，写完这一本之后，下次再碰古代，恐怕是遥遥无期的很久很久以后了。

再说回正题吧！这次套书主题是“衣食住行”，我分配到的是“住”。

住呢，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房子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

左想想、右想想的，不期然就觉得来写一间传说中的鬼屋肯定不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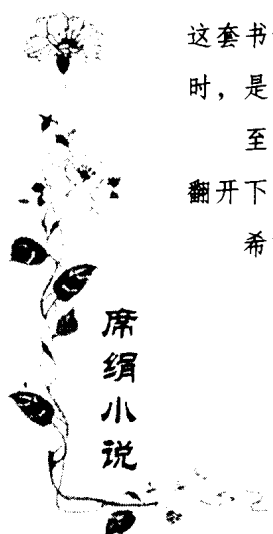
大方向就这么青青菜菜……咳！不不！更正，是慎重得不得了地给定下来了。

应景嘛！我想。如果大家的进度都没出问题的话，这套书该是在七八月出。不趁这时节装神弄鬼，更待何时，是不？

至于内容是有趣或诡谲？是浓情是淡意？就有待您翻开下一页去评定了。

希望您喜欢这一套书。

席绢



席  
绢  
小  
说



“大爷，这宅子够华美吧？够雅致吧？简直是雕梁画栋是吧？”得意的手臂四下挥着指着，很是自信地问道。

“嗯……还不错。”锦衣大老爷一双目不暇给的眼也跟着那手臂看这看那。

“这可是一幢富贵大宅院呀！以前我们永昌城的首富就住这儿呢！才没搬进来多久，他儿子就高中状元当大官去啦！这房子有福气咧。”

心动。“是这样吗？是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我们永昌城百年来就出了这么一个状元才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呗。这般富贵双全的美宅，绝无仅有啦！”

大老爷的心动满溢到最高点，几乎就要点头了……突然！

“那是什么！”颤抖而震惊的肥指，抖抖抖指向楼

上栏杆处。他依稀仿佛好像看到一道白影掠过。

“什么？没有呀！”太快的回答，带了点心慌，不若方才的志得意满。

“我、我看到一抹白影飞过去！”不确定的语句。

“错了，是您老看错了。”多么力持镇定的颤音。

“我没有看错！”开始有了没来由的笃定。年轻掮客心虚的面貌更是加强了大老爷天马行空的想像。

“那一定是您老眼花了！那……可能是……呀！是了，是一只跳过去的猫啦！”

“不是猫！一定不是猫！”大老爷如果原本以为自己眼花，现下也笃定自己不是眼花啦！这年轻人的神态惊慌，肯定是有鬼……咦？鬼？有鬼？

心口猛一惊，大老爷即刻转身往大门快步走去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

年轻人冷汗直冒地苦苦追过去，试图挽回这块到嘴的肥肉……呃不，是这桩到手的生意。

“王老爷！王老爷！您老去哪去呀？不是说要订下这宅子吗？有事好商量嘛，若您不满意价钱，大家可以商量嘛……王老爷！王老爷！王……”哀声绵绵，对远去的胖墩墩背影徒呼负负。

说是肥墩墩呢，人家身手可利索了——

飞遁上轿，不待坐定，便厉声呼喝着“赶紧走”，完全置自己死生于度外似的，让两个轿夫迅速将人抬走，任自个儿宛若寒山寺里那座被胡乱撞击的钟摆，在



轿子里咚咚咚地天旋地转。

眯也不眯那年轻人，“快！再快！”那吆喝声之凄厉，简直像……

见鬼了。

狂风卷肆而过，华丽雅致非凡的大宅子顷刻间只剩那位年轻人孤零零立着。他非常惋惜地低声一叹，咕哝着：“真的不是鬼屋嘛！唉。”

这是第二十一次，为这屋子的贩售失败叹息。

“这是哪家的屋子？很是气派呢。”从马车上探出一张可爱讨喜的面孔，指着远处一幢蓝瓦白墙的大宅子问着。

驾马的车夫老王闻言，神色微变，原本满面古拙诚挚笑容的，现下也垮去了七七八八，仅剩三两分的勉强，危颤颤支撑在脸上。不敢教人察觉自个儿被那小丫头随便一句问话就给吓得胆寒，他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，要是让人知道他在大白天随便就给一幢传说中的鬼屋吓得面色青白，以后在永昌城还要做人吗？

他要镇定，要很镇定地回答，切切不可让小丫头随便就看出他的恐惧与害怕……

“这……”

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，等得不耐烦的小丫头，已经开口接着说了——

“这幢屋子有没有人住呢？我看这地点邻近市街，



又不至于近到太显喧嚣，环境说来是颇为清幽的呢！我这么一路看过来，就这幢屋子最理想啦，若能住在里头一定很好。”径自说完，转身回马车里寻求附和，“小姐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马车里，正在专心刺绣的年轻姑娘闻言，抬头往窗口睐一眼过去，也看到了丫环口中所说的气派宅子。原本只是虚应故事的一瞥，不意却也被那华丽而优雅的房子给吸引住目光，再没移开了。

“丽人，你问车夫大哥，这宅子有没有住人？”这屋子对她来说是大了些，但颇合她的意。这一个多月来，找房子找得好疲惫，却始终没找到合意的，眼下这一处，是她目前见过最中意的了。虽然说这永昌城并非她所属意的落脚处，可为了这宅子，倒可考虑考虑。

小丫头又转过身向外问着车夫：“这位大哥，这屋子有没有住人呀？”

“这里已经很久没住人了。”车夫一脸的不自在，语气生硬，但那个叫丽人的丫环却浑然不觉，径自问道：

“很久没住人？是屋主舍不得出让还是怎的？我瞧这房子维持得很是干净整洁，不像没住人的模样呀。”小丫头又自言自语了一会儿，扭身回马车里问主子：“小姐，我们让车夫驶过去看看好不好呀？”

“你先问问这宅子有没有打算出售再说吧。”马车里的主儿轻斥着她的鲁莽。看宅子岂是这样唐突的看



法？

“喔！知道了。”马上又问：“车夫大哥，这宅子有没有要出售呀？”

“有的，但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！真是上天保佑！我们理想的房子终于找到啦！就是这一幢！”雀跃地拍手直叫，大声往里头报佳音：“小姐，有的！是有出售的呢！”

她们中意这一幢！车夫闻言，心底一沉！看来不说是不得了。这些日子以来受雇于这位小姐，驾马车领着她们四处看房子，当然知道这位小姐急着找到合意的落脚处好安家落户。接触过不少土地捐客，但就是提供不了令她满意的，想来小姐是有点心急了，才会随便就对一幢来路不明的房子看上眼，也不做一下打听。基于道德，他车夫老王说什么也要先给她们讲个明白，如果这丫环可以好心点愿意让他把话说完的话……

“小姑娘，你们千万要三思啊！这幢房子可万万买不得。那个……”他必须拉高嗓门，才能争取到一丁点关爱的眼光。

“为什么买不得？莫非是产权上有什么不妥当的吗？”小丫环丽人奇声问着。

车夫老王摇头，以很严重的口气，很低声、神秘地倾近小丫环丽人，“跟你说，你别去对其他人说唷——”

这句话的效力永远所向披靡，让人的耳朵当下拉长

了三寸不止。

“嗯嗯！我不会对别人说。你快说。”小丫环的声音也跟着低沉了好几分，摆好了十成十的架势。

老王得到了保证与充分配合之后，感到非常满意。而他在说出这件永昌城人人皆知的秘密之前，还小心翼翼地四下张望了好一会儿，保密姿态做个十足了，方才说道：

“我跟你讲，这屋子呀，是幢……鬼屋！”

吓！鬼鬼鬼……鬼屋！

没有出乎车夫老王的意料之外，小丫环瞠目结舌。

也没出乎车夫老王的意料之外，小丫环脸色青白。

当然，车夫老王更猜对了，小丫环接着必定是浑身颤抖。

然后，她就要尖叫昏倒了。这是老王权威的结论。

他等着，很不忍卒睹地等着这必然的结局。

许久许久许久……

就算要等非常久，但老王相信，等待的果实必定是甜美的。

终于，她开口了，她出声了，她……

“你要人呀！别当我们外地来的好耍弄！你这个大叔太可恶了！胡说八道些什么！”她骂人了。

咦？怎么是这样的情况？老王傻眼。

她不信？她怎么可以不信？怎么可以辜负他的期待！他这么好心把这件永昌城的最大机密说给她们这些



外地人分享耶！居然一点也不感激，甚至还骂人，有没有天理呀这！

傻眼完后，当然要为自己击鼓鸣冤，他大声叫道：“我才没有胡说八道呢！全永昌城谁不知道春水街恬静居是幢闹鬼的屋子呀！你这小丫环不知好歹，居然冤枉我老王的一片好心，早知道就不跟你们说了！”

可这小丫环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，加上她天生粗胆子大，对那些鬼不鬼、神不神的事儿，崇尚眼见为凭。所以车夫老王的悲愤痛陈，可说是一箩筐地全给往河里倒了，就是没半分听进她耳里。只听她道：

“鬼屋？有什么证据？居然因为这种空穴来风的传闻，就使得这幢华美的宅子空置着，真是太糟糕了！小姐你说是不是？”嗤声叫完，一张小脸又扭回马车里头寻求支持。

可，马车里传出来的却是轻斥的噪音：

“丽人，你无礼。车夫大哥是这里人，自是比我们这些外地人还了解永昌城的情况，他基于好心地提点，我们该铭感于心，多加留意才是。你快些向车夫大哥道个不是。”

车夫老王闻言，当下差点儿没感动得喷出男儿泪，觉得自己的好心终于有人赏识，真是沉冤得雪呀！还是人家当主子的有见识，小丫头就差得远啦！

丫环丽人虽然不甚服气，但主子的话岂敢违拗？乖乖地道了不是，不敢再多说了。

憨厚的车夫哈哈笑地直说没关系，心想她们必然是打消了对这幢屋子的好感，自己真是做了件功德呢！马车维持原来的速度在走，方向正是这几位娇客原来要去的地方——城北的李家宅院。李老爷正在那边等着呢！

但，车夫老王料错了。

就听得马车内传出轻柔有礼的声音——

“车夫大哥，麻烦你绕到那条街上，我想先去那幢名唤‘恬静居’的宅子看看。”

什么！还是要看房子！

“啊，啊可是、可是……”车夫老王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有劳了。”有礼而坚定的结语。

于是，苦哈哈的老王，只得驾着他的马车，凄惨惨地往鬼屋的方向——恬静居而去。

怎么这样呢？怎会变成这样呢？真是……真是……太没成就感了！

听到鬼屋，却做出这样的反应对吗？对得起他老王吗！

这些娇客一点都不合作，让车夫老王好哀怨呀！

永昌城西，绿柳街的祝家，近来又开始大兴土木。

在左邻右舍妒羡的注视下，风光买下隔壁宽广的空地，就要盖出一栋比原来大屋更华美的豪宅啦！

不断地换大屋，似乎成了祝老爷赚大钱之余的消



遣。这二十多年来，就见祝家从一间几乎可称之为茅房的草寮，不断地换换换——小屋换大屋；草屋换土屋、木屋、石瓦屋的……一路换到金碧辉煌、闪闪发光。

这个人称“金算盘”的祝志煌老爷，虽非永昌城最有钱的人，但说他是城里最有名的人却是当之无愧；因为他可是永昌城的最佳励志典范。

从穷到无立锥之地，到如今的富甲一方，他不是捡到万两黄金，亦非当了大官捞了肥缺。他这二三十年来就是殷殷实实地从小营生做到大营生，从一个挑米担的粗工，到如今的十来间知名商号的大老板，勤俭刻苦一路走来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也不得不佩服的。如果这种人不能成功，天下间就不会有人成功啦！

再加上他的三个儿子近几年来亦在商界有出色的作为，更添一笔虎父无犬子的佳话。

每个人都在说，这祝家的家业，再兴旺上个五十年也不会是问题。因为那祝老爷的三个儿子呀，十成十承袭了其父的笃实勤力；照这样看起来，想不要赚大钱、过富贵日子都很困难。

自然，这样前程似锦的三位年轻祝家公子，也就成了永昌城人眼中最佳的乘龙快婿人选了。虽然说目前祝家已经娶进两房媳妇，仅余一个指望啦！可富贵人家嘛，谁不求多子多孙的？纳妾只怕是早晚的事吧？所以媒婆还是天天上门叨扰祝夫人，无非就是想探个口风，给外头那些有待嫁闺女、正引颈企盼的天下父母心寻个

希望。

似今日这般景象，天天都会来上一次——

“哎唷！我说祝夫人哪、我的祝奶奶哟，您这三公子今年也二十三了吧？看在老婆子我天天上门的分上，您就好心点儿给我说说三公子想要怎样的媳妇儿嘛！只要您条件开得出，我林媒婆就铁定能给您找到满意的。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，我想夫人您心里也是颇挂心的吧？都二十三岁了不是？”今天这林媒婆是打定主意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了。她可不愿厮磨了这么久的工夫，最后却给别的媒婆抢去这桩丰厚生意。

天天踏门过户前来抢着牵红线的媒婆不只眼前这一个，不过对祝夫人来说，这一个却是最难缠的。别人多少还懂得含蓄地打探，可这林媒婆呀，就直刺刺得吓人了。

祝夫人长年跟着丈夫做生意，当然也不是那么好任人搓圆捏扁的，自有定见的她，知道该怎么打消林媒婆的喋喋不休。她静静地啜了口茶后，才道：

“说到二十三岁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那侄儿……就是则尧呀，林媒婆你记得的吧？我那大伯的独子呀，今年也正是二十三了呢！我家老爷前些日子还惦记着要留意他的终身大事，可最近委实太忙，一时竟给忘啦，真是不应该。幸好你提点，我才想起。我看就这么着，先别谈其他，就把我家则尧的婚事委托给你吧！你也知道我大伯、大嫂走得早，身后仅留则尧那丁点儿香火……”



祝夫人说得正是兴起，像是浑然不觉林媒婆的坐立难安，脸上的笑容甚至也垮下来了，一副很想逃的样子，径自地滔滔不绝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颀长的深蓝身影正巧从大门口跨进来，原本欲直接转往左边回廊而去的，但瞥见正厅有人，而且还是婶母之后，立即迈步过来请安。

看到那清俊的身影移来，祝夫人心里喜呼一声：真是天助我也！

也不待他走进来，便起身连忙招手：

“则尧、则尧，来来来，这里来！”

蓝衣男子听闻长辈叫唤，自是加快脚步过来，一下子就跨进了大厅，拱手请安着：“婶母。”

祝夫人一把抓住了他，看似无比亲热，实则防他兔脱。牢牢地教他纵想插翅也难飞。

“则尧，你回来得正好，婶母正想找你呢！快来，趁着今日林媒婆也在，咱们就来把你的终身大事合算合算。林媒婆为人最是古道热肠，方才她还说呢，全永昌城的美丽闺女她都识得的，那正好！你这孩子一表人才，可是个堂堂美男子呢，婶母当然要给你找个美娘子匹配……咦？林媒婆！林媒婆，你哪儿去呀？正要请你合个良缘呢……哟呼！”

人已远去，化为远方的一抹小点，连个招呼也没给。

“真是失礼。”祝夫人状似若有所失地轻喃。



而无辜被挟持住的年轻男子这才弄明白自个儿差点被暗算掉，一头冷汗汨汨冒出来，苦叫了声：“婶母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样惊吓林媒婆不太好吧？”

祝夫人闻言，横了他一记白眼。

“什么叫惊吓？我是给她生意做！谁知她跑得比飞还快。”

“您明知全永昌城的媒婆都不会肯接下我这桩祸事的。”他从婶母腋下抽回手，将她扶坐在椅子上。漫不经心出口的话，又承接了婶母的一记白眼。

“则尧，你这孩子又在胡说些什么！我们堂堂祝家，谁不想攀亲带故来着？你没看婶母都快被那些不请自来的媒婆给烦死了吗？”

“是瞧着啦，都是为了大光来的嘛！”明人前不说暗话，祝则尧一点也不以为忤地说着。祝大光是小他三个月出生的堂弟，如今永昌城人心中的金龟婿。

祝夫人闻言，两道英气的眉毛高高扬起，正是就要出言一顿训的前兆——

幸而祝则尧乖觉，连忙接着说话，没给祝夫人先开口的机会：

“婶母，叔父嘱我回来拿账簿去铺子里核对，正等着呢！我不能多做耽搁，叔父会训人的，回头待侄儿得闲了，再来恭听婶母教诲。”嘴里诚意十足，眼神更是情真意切，就是那快得几乎可说是在飞的疾去步履露了馅。最后一个字说完时，他人也从大厅的侧门闪个不见